

安邊怪傑鄧秀廷

何敏

(本文另有插圖刊本期第六頁)

保族源流作亂原因

筆者家鄉西康西昌，向屬四川，民國廿八年西康正式建省，將西昌、會理、越嶲、冕寧、鹽源、鹽邊、寧南、昭覺及後來增設的德昌等九縣，併同四川雅安、漢源、榮經、天全、蘆山、寶興等六縣，劃歸西康。這些地方，百分之八十人口均為漢族，城市繁榮，文化發達，西昌即漢代的邛都縣境，清為寧遠府治；民國稱西昌等九縣為寧屬，雅安為漢嚴道縣，清為雅州府治。民國稱雅安等六縣為雅屬。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與四川同，屬於川省上川南建昌道。關於寧遠府所屬九縣，地當大、小涼山山脈，南沿雲南省之東北，東達四川的雷波、馬邊、峽邊、屏山，山區地廣林深，方圓千餘里，為保族（或稱彝族）所居。他們的人口，大陸未淪陷前約二五〇萬，分為統治階層的黑保與被統治階層白保，後者人口佔大半數，至於文化，均甚低落，生產亦落後，過的是刀耕火種，茹毛飲血生活，可是性情兇猛，慍悍頑強，由於黑保（主子）的專制橫行，脅使白保（娃子）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習以為常，

成為民國肇建以來川、滇、康邊區的保匪禍患。尤其筆者家鄉附近若干縣城鄉鎮受害最烈。

保族（彝族），即「清統一志」、「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所載的保羅、羅羅、盧鹿、羅羅斯，為蠻蠻的一種，散居雲、貴、四川及越南北部等處。他們生得身長，高高的鼻子像弓形，膚色淡棕，部落甚多，由貴族似的黑保為主子，賤族似的白保，則當娃子（奴隸），被驅使，生殺予奪，惟主命是從，世代不得與黑保通婚。據「雲南通志、種人」所載，遠在晉朝，就有東蠻、西蠻之分，保族為其中之一，可見他們的歷史久遠，且因他們一向居住在滇、川、康、黔的山間，與住在平原或傍山地帶的漢族，各以其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之不同，很少往來。清康熙、乾隆年代，由於政府有權有力，治理他們，採取羈縻政策，分為若干土司管轄保族住區。土官秉承層峯意旨，地方秩序，頗稱安靖。到了清中葉西南教匪之亂影響地方政府統治權威，不肖的保族便漸漸的不安份起來。太平天國之月起，它的翼王石達開率部流竄西南，那時的漢官曾徵調各保族為政府出力，協同堵截。嗣因石被俘，嶺土司、都土

司以及各長官司等參戰有功，大獲清廷賞賜，保族勢力因而抬頭。不過當時的土司可以掌握大多數保族，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常依政府作後盾，與漢官利害攸關；因此川、滇等省的督撫指揮裕如，雖時有保亂，可以貫徹勸撫命令。是時，保區各地，把總、馬兵之汛林立，每汛之兵，多不過十餘人，少僅數人，却可藉政府威信，統治守法的保族，剷除不法保族，倘嘯聚作亂，政府即不斷增援，加強土司力量。故常以一、二兵勇，着軍裝持長矛，便可巡行保區，傳達政令。民國以還，改建昌鎮臺（駐節西昌）為漢軍統領，控制保族，已不如前。護國、靖國之役，奔騰位當川滇衝要，駐軍忙於攻、守，無力談到治保。之後便值川軍內戰，各爭地盤，連防止保亂的力量也沒有，更說不到治理了。這就是促使保族作亂的一個原因。至於另一原因，是漢族以人口蕃衍，為了謀生，不得不往來保區貿易，且多留居與保族雜處，從事墾殖，初以保族易治，漢族自由出入，有如康莊大道，保族不敢干擾。乃有一些狡詐的漢族軍民恃此欺侮保族，保、漢間齟齬時生，仇恨日益增加，漢族既可以欺凌保族，保族

當然會以牙還牙。何況政府由於內憂外患，對治保、防保無能為力，用是保患遂由黑保帶頭發動，勢若燎原，為害不淺。

用兵用計平定保亂

自民國四年起，川、滇、康、黔邊區數十縣保亂，算得是空前酷烈。被殺戮的生命、被擄掠的男女、被焚燬的村寨，所過墮突，難以數計，更有甚於此的是四川內戰方酣，一些縣治無兵駐守，形同空城，以致保族乘機，大夥攻城劫獄，打救被拘作質的黑保頭人，居住城市的老百姓朝不保夕，人心惶惶。至於縣與縣間的交通大道，更是荏苒載道，荆棘縱橫，旅行者非結隊成羣，以武裝護衛，便不敢冒險就道。那時邊區漢族的處境，居鄉村被搶擄燒殺者，無不傾家蕩產，廬舍圯墟而田園荒蕪；居城市僥倖免於難者，亦無不室如懸磬，危似累卵。爲了這些慘痛與恐怖，政府又無力保民，祇有被迫而奮起團結，出錢買械彈，出力當壯丁，組織團隊，建築碉堡，大家聯防自衛。「時勢造英雄」，許多地方人士便由是而以練團禦保患起家，成爲各該地的民衆偶像。其中有一位出類拔萃，不僅練團，且由團隊出身，編爲正規軍的旅長，直屬於中央的寧屬靖邊中將司令；不僅防禦保患，而且撥平保亂，解放被奴役的白保，威震邊區，使保族視若天神，聽命指揮者人槍數十餘萬。——他就是川、滇、康邊區，漢、保共欽的鄧秀廷將軍。因之，有些人譽他爲諸葛武侯再世，未免過甚其詞；倒不如稱他爲鄧蠻王，還適當些。

亦團亦軍解放白保

鄧秀廷名文富，他的一生事業與成就，蹟近傳奇，他是漢族，家居冕寧縣屬，在崇山峻嶺中的一個偏僻鄉鎮，名叫甘相營，四周圍都是保族的住區。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自幼便跟着他的父親在保區經商，因此精通保語，暢曉邊情。當保亂如火如荼之際，他首先領導地方上的漢族居民和鄧氏宗親，組織團隊自衛。一出馬便屢挫當地保族的搶劫兇鋒，從小勝而大勝，從一個地方而伸展到若干地方。附近鄉村的漢人團練唯他的馬首是瞻，願供調遣；慣行搶殺的保族，一逢着他便膽戰心驚，如鳥獸散。於是乎嶄露頭角，勢力膨脹，爲政府所重視，因功編入漢軍統領所屬的前五營，擢任營長。不久漢軍改編爲陸軍，他不願開赴遠地，便退伍歸家，領導鄉團，以防保勦保，解放白保，保護桑梓是務。他辦保務是主動的死硬派，把諸葛亮「以夷制夷」方略當聖經；以「縱橫捭闔」的類似手腕來討保酋「遠交近攻」。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他，公然會「福至心靈」，運用來非常得心應手，一着又一着的佔了保族上風。跟着他又利用保族貪財畏勢的心理進行挑撥離間。沒有幾年的工夫，將冕寧一縣的黑保弄到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白保呢，大多被解放而各謀生，因此川邊軍又將他編爲一營，昇予營長官職，亦團亦官，他的威名便由一縣而傳播到邊區各縣。民國十六年，他晉級爲川邊軍第三混成旅的團長，駐防西昌，勦保範圍便擴張到越嶲、西昌、鹽源、昭覺、寧南、會理等縣。

他迭次對素不安分，以黑保爲首的保族大加撻伐，均能在苦戰中獲致戰果，將數十萬屬於黑保部落的白保，解放出來，編爲「四十八甲」（以後凡屬白保自願脫離黑保控制，歸入漢團保甲，各安生理者，均統稱之爲四十八甲）他遂被晉級爲國民革命軍第廿四軍的旅長。那時的廿四軍軍長劉文輝，身兼四川省主席，兵力號稱十餘萬，並沒有將鄧看眼裡，只將該旅當作地方團隊，但又恐他具有統率保族的潛力，趁民國十八年康藏糾紛事起，調遣他率隊參加金沙江之役。

專意治保勞苦功高

是役，令他損失兵力甚鉅，遂返回西昌。好在，他有一塊善於治保的金字招牌。地方老百姓需要他來鎮壓保患，維持治安；曾被解放或投降他的數十萬保族也需要他來保護身家性命，以免被叛保報復而襲擊。至於他自己呢？更需要返回「地利人和」的故鄉，可以補充傷亡了的兵力，重振治保的聲威。所以他一回到原防，仍以勦保、治保、解放白保爲職責。劉文輝所設的政府機關，對於勦也、治也，由於兵力有限，較之鄧秀廷的利用「以保制保」，駕輕就熟，聲威素著，望塵莫及，便讓鄧去發揮長才，樂得坐享其成。這麼一來，鄧秀廷的指揮勦、治和解放工作，可以任所欲爲，但是這個重頭擔子，挑起來也够吃力。何況壓迫力大，康境百多萬以黑保統治的保族反抗力不會不互相聯繫而加強，剛把這一地區的幾支（形同部落）鎮伏，那一地區的幾支又糾衆而起，弄得他「東征西討」，馬不停蹄。

所施展的伎倆越來越詭詐，採取的措施也越加嚴厲，有如以千兩、萬兩白花花的銀錠，抑或成成千成萬塊洋銅，略使保僑去子弑其父，弟叛其兄；以步槍若干支，手槍若干支，子彈若干箱，略使這一支保僑去吞併那一支保僑，或者策動其本支屬下的白保「窩裡反」。都是由鄧本人與被略使的對象當面密談，誘以利，動以情，而又「信誓旦旦」，使保族盡入彀中，無不一手交錢（銀兩、槍彈），一手交貨（保僑的頭顱），達成「交易」勾當；但不好久，這些被略使者又會遭另一批新被略使的保族一一剪除，槍彈、銀兩這些餌，始終是在鄧手中進進出出，並且還可藉抄沒被殺的保僑的武器、財產中利上加利。因此，鄧氏的武器越更增多，財源越更充足。尤其是整個支（部落）的大小保族，只要叛亂動平，對於抵抗者俘獲的押歸西昌正法；擊斃保僑，頭顱割下挑回城市，假如首級多至割不勝割，便割兩耳，以一繩連貫成串，繫在幾根竹竿上，跟着凱旋的隊伍招搖過市，表示斬獲甚豐，戰績「輝煌」。還有成百的保匪誓死不降，藏匿深窮山洞，亦用烟薰洞口，悉數窒息，使無孑遺。故自民國十六年起，也就是鄧秀廷以團長職位駐防西昌負責辦理保務開始，整個寧屬各縣的山區保族逐漸服從「王化」，騷亂亦依次收平，直到民國卅年抗戰進入艱苦階段，川康後防治安最重要的時刻，漢保已漸和平共處，很少保族打家劫舍。擾攘數十年的寧屬保亂，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其影響所及，使川省的雷、馬、屏、峨等大小涼山鄰接區的保族，以及滇省鄰康邊境的保族，亦甚少蠢動事件。

處理善後寓兵於農

鄧秀廷各役征剿，戰無不勝，由於勇敢善戰，而且機智過人。他雖未曾熟讀兵書，可是行軍佈陣，「其疾如風」「不動如山」，與兵法不謀而合；雖然作戰時以戰果是重，可是對於如何維持戰果的善後處置，却高瞻遠矚，井井有條，至於對人處事，非常理智，並無蠻悍驕橫作風，為各縣屬土民所稱道，即使保族亦多於畏威之餘而懷其解放白保被專橫統治之德。玆且就其功業，經可靠方面，曾告知的犖犖數端，說明如次——

回溯民國九年八月中旬，冕寧全縣起兵反抗滇軍華指揮封歌越省統治，川邊鎮守使陳遐齡即遣指揮賀中強、支隊長張光典、羊仁安等出師策應，鄧氏以前漢軍營長致仕在冕屬甘相營辦團防保之身，率衆響應，共同擊敗華軍，撤離川境（寧屬當時屬川）。羊仁安因功陞川邊軍旅長，鄧亦以表現甚佳，「東山再起」，以川邊軍營長任用，仍兼地方團練司令，駐防冕寧，剿辦越溝、冕寧間之大涼山一帶保匪。

大涼山又稱小相嶺，為西昌至成都的交通要道。由冕寧縣屬之該嶺南麓——登相營，踰越山頂而達越溝縣屬之北麓——小哨，約需八小時以上路程。山中三季積雪，經春猶存。南面崗巒重疊。長林茂草叢生，路徑逶迤，依山傍谷，仰視則睹日無光，天僅一線，俯覽則亂石崢嶸，幽壑雪水激湍奔騰。在山的北面，全係峭壁峻坡，堅水凝磴道，遙望越溝縣城，茫茫一片雲海，如在天外。如此驚心動魄的凶山惡水，當然禁不起匪

匪的沿途狙擊，或持用披毡蒙其頭部，從險阻地方的山嶺直滾而下向旅客動手，只有任其洗劫、殺戮，財盡人亡，戮血碎身而族葬於荒烟蔓草中了。據云單祇喪身於該嶺龍潭溝一處的漢族商旅，已不下數千。

故自民國十年，鄧任川邊軍營長之後，秉承該軍駐防西昌之首長命令，兼任夷務指揮，會同冕越兩縣行政機關，地方團隊，配合肅清不安分而時糾衆攔劫小相嶺通道的若干支黑保，不到三年，大部肅清，各支被統治脅迫的白保，丁壯則收編為保兵營，由漢族統率，家屬則劃地安置，以種山地、畜牧等為生。他雖然為正規軍一位營長，編制不過三、四百人，可是收編的保兵營隸屬指揮部的竟有好幾個之多。幸虧他採取「寓兵於農」辦法，保兵輪班遣調，有如後備兵一般，軍餉糧食由地方補助，方克維持。於是他建議上峯及越、冕兩縣政府支持他在小相嶺通道，沿途憑險建立碉堡，由他的副官長劉懷忠（筆者同學）承辦。碉成，居高臨下，一碉與另一碉間遙相對望，視線可及，互為呼應。每碉高四丈餘，其上層為露臺，以雉堞圍繞，中間建四圍砌石僅留小窗的瞭望閣，閣外環以廊道，以便往來巡迴禦敵。碉均高踞峻坡或卓頂。總計沿途之碉十餘座，每座以保兵營之保族一、二十人駐守，十天替換一次。小相嶺南麓的登相營、北麓的小哨，則各駐一連正規軍，保兵混成的部隊，以為各碉總接應的「大本營」。經此周密部署，近山黑保便知難而退，不敢攔途搶劫；就是來自普雄一帶的野保，也因若干度嘗試，連遭痛擊，「偷雞不得」、

「所難蝕不質」而不再「問津」。於是荆棘變為康莊，交通稱便，口碑載道。——這種一勞永逸的措施，誰也不能不佩服他處置善後，高瞻遠矚，做得井井有條。

特殊戰法智勇奏功

至於他的勇敢善戰，機智過人，亦頗令人稱道。據吾友孫子汶先生（鄧部副司令行憲國民大會代表已故世）云，民國十六年夏，鄧氏已陞為團長，經奉邊防軍羊副總司令仁安任命為討彝總司令，勦撫西昌縣境的凶狡黑保——母海、井家二支。當統率漢彝部隊由小螺髻寺山進兵，乘夜銜枚滅炬，直攻高據牛嶺的母海大寨，彈石如雨而下，雲氣又復迷濛，但他躬督士兵，冒死登峯，直破其巢穴。惟以母海早已望風而逃，又向東追擊。可是，他正擬分兵據各山梁，而大、小涼山羣保，旁援四集，各出助母海作戰。即北山東西河各支已投誠的保族，亦各有所屬的白保結黨參加，將東南山路要隘斷。鄧秀廷探確情形，遂選定保匪尚未趕到的大箐梁子一處，即夜下令全軍開拔，以六小時率數千人行四十餘里，一鼓作氣，經越山梁而突出重圍，否則將會全軍覆沒，遂令母海諸支黑保認為神出鬼沒。母海事息，井家一支亦於是年冬至民國十七年春，經過大小十餘戰而盪平。孫子汶又道及，民國二十年春初，鄧秀廷利用投誠保酋奴姐大主等十二支，各派保兵五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剿滅嘯聚黑白保萬餘人作亂的保酋馬拉溥羽翼；繼用間將其本人刺殺，並無赫赫之兵而獲致如此戰果。

又同年三月，西昌大興場後山馬家黑保勾結昭覺、雷波、馬邊野保數萬，傾巢出犯，謀為不軌。由鄧氏負責指揮，督率漢彝大隊萬餘人，前往平亂。他躬赴前線，因時因地，布置調度，於其間鼓舞精神，變化不測。由於他功高而不驕，克盡所職，獲得長官支援，地方擁護，糧餉供應無缺。自四月至七月經過大小數十戰，掃滅數大支黑保，馬家集團破散；而水癡、阿姐等十三支，亦紛紛投誠。自是西昌、冕寧、昭覺等縣淪為保區之地盡復，險路盡通，故「西昌縣志」所載：「橫覽大小涼山蠻荒數千里，歷朝兵力所不能達者，若耳五墳子、四塊墳子、溜姑墳子、馬雄梁子、廖雄梁子、吡吼梁子、睢補梁子，縱橫千餘里之地，均為我軍完全佔領。秀廷於肅清凱旋撤走時，分令彝兵駐守耕收，以待移民墾荒，開發富源，為將來最新建設之基礎焉。」事實確屬如此。還有鄧部參謀余漢章（筆者同學）說，當中共於民國廿四年江西潰圍，竄走川滇，五月到達西昌之南半站營，國軍第二十四軍劉文輝部之許旅兵敗，自前線撤退，影響該部所防守的麻栗寨第二線，亦隨之撤守，率漢保兵士數千人，向山區退却。那時所屬多半保兵，他們看見「紅軍」人多勢大，川軍被戰敗情況，士氣沮喪，甚有心懷攜貳者。而當行軍退經西溪時，恰逢中央所派偵察機臨空，衆保兵不勝顫慄。因為保族甚少睹飛機，對之十分畏懼，保語竟以「神仙指鼓」的意思稱呼它。鄧秀廷便把握這個機會，令以長竹竿繫軍旗向所過飛機搖盪，機上空勤人員即降低飛行迴旋一週，全體官兵歡呼雷動，由是衆保兵懾服，並且

向四處轉告：「千萬不可對鄧司令有所行動，他有『神仙指鼓』幫忙呢！」

保族強人蔡三老虎

最令人驚奇的是鄧秀廷將軍沒有讀過很多書，更談不上孫吳及各家兵法，但他作戰却與兵法若合符節。尤以率師勦滅西昌至會理道上最頑強的黑保大頭目蔡三老虎，將孫子兵法，「軍爭篇」的原理發揮極致。這一剿匪戰役的時間在民國卅年六月至七月。蔡三老虎本名蔡長發，係曾向政府投誠後取的名字，當然也有他保族的原名，「三老虎」僅是諱名而已。他有一個行四的老弟，叫蔡長榮（至於他的大哥、二哥却不見傳聞），他們哥倆為保族的「英雄人物」，居住在西、會道上錦川鄉後面，距離老峨（盛產紙）十餘華里的一座雄峻大山上，地名二板房。高踞前面和兩側均係陡崖峭壁所形成，又稱黑坪子的一片山坡。坡後面是一系列的高巒，可以通達寧南縣的披沙、普格，都是保族密集的山村。假如要從老峨或永定營後山去黑坪子，只有一條獨路繞二板房前麓的峭壁而涉過一道山澗，才會走到上山的路口，地名豬圈門。自村上黑坪子十餘里，需一步一步的拾級而登。這些梯道般的土級係夾在兩岩相峙很狹窄的山縫裏，坡度很大，要慢慢向上直爬，始克到達山坡。坂的面積橫寬而縱長，一平排的保族木板屋和三老虎的碉堡恰在山坡靠後地方，前面是他們的田地，種些玉蜀黍、蕎麥，多天只種蔬菜，山坡兩旁盡是茂林。

黑坪子既如此險峻，便成為不法保族嘯聚的

巢穴。只要一夫當關，準備滾木礮石，並且剷平上山的土級，在當時武器不精的官兵團隊一兩個營便無從進攻。遂讓三老虎哥兒倆逐漸坐大起來。本來二板房的保族人口，包括「主子」黑保、「娃子」白保，不上千戶，蔡本人也非土司或土目，不過一個黑保而已。惟以川省內戰連年，政府控制失宜，他便趁機大種鴉片來購買槍械，向附近村鎮打家劫舍，或強迫附近漢族納下保護捐，以充實財源；威脅其他支保族併入他的麾下，以增加人口。他很會說漢話，也懂得一些書上的道理，公然禮聘了一位漢人秀才做「客卿」，替他當起「軍師」來。並且也公然採納他的計劃，放棄打家劫舍勾當，與附近錦川橋、老碾（西昌屬）、永定營（會理屬）一帶鄉鎮訂了互不侵犯的「和平共處」條約，一心一意的攔路截搶西會道上的商運馬幫和成夥商旅。

由昆明運銷川南的入口商品，以及由川康運滇出口的土產藥材，為數甚夥，必須經過西會道，其間由錦川橋到永定營的十五華里距離中，以筲箕灣的險徑走得令人提心吊膽。它依山傍河，繞着河灣形成U字形，保匪從兩端抄襲，便上天無路，下地無門。蔡三老虎利用這個險隘，先將嘍囉埋伏山腰，居高瞭望。如果護商部隊人多，便呼「風緊」而「龜縮不動」；如果貨駄值錢而護送人少的話，便「擇肥而噬」。因此，他的橫財越來越多，武力越搞越強大。「招兵買馬」之外；還土造槍枝和翻裝彈藥。因之，廿四軍之甯屬整理委員會對此頗加注意，尤以對商旅時被攔劫，影響整個甯屬的經濟命脈，十分關懷。遂於民

國廿年在鄧秀廷邊平西昌昭覺的馬家各支保患之後，決定勦撫蔡三老虎一支。民廿一年鄧率隊與會理方面之蘇海澄旅配合，分別自錦川、永定兩面進攻。但因攻堅不克，師老無功；兼諸蘇部之嚴運堂連長敗覆，鄧遂與蔡議和，允其限期投誠，撤調所部過赴越嶲，應付當地保變。

用兵神奇殲滅巨寇

殊不知蔡屆限期並未投誠，鄧秀廷已被雷馬屏峨屯殖司令劉元璋（廿四軍軍長劉文輝之侄），將之改編為夷務指揮，形同國隊，不便越權過問。民國廿四年五月共軍竄經甯屬，之後軍政機關，迭有變更，駐軍則劉文輝所屬換防，替之以廿一軍，又替以李家鈺所部；行政則新設四川省第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兼保安司令部。民廿八年西康建省，廿四軍復捲土重來，軍也、政也又是劉家的天下。當此政局遞嬗，使三老虎羽毛益豐猖獗尤甚，且因共軍過境及中央軍追剿，不少落伍者被蔡擄掠，所獲武器很多精良，作戰人才亦復不少，他便夜郎自大，組訓新式部隊，改着黃卡機軍裝，每到搶劫商旅之後，還隊鳴報數，排槍示威而退回山寨。恰當此時，鄧被派任西康省府直轄的甯屬靖邊司令，昇予勦保方面之權。以下係筆者同學高致和兄（該部秘書）當年面敘，他說：

「鄧司令對蔡的氣餒寬張早已難忍，茲『既在其位』，對治保而論，養癰貽患，不堪設想。當呈報省府，奉令前往勦辦，於三十年六月五日調集漢保部隊編為三支隊，由鄧德權、孫仿、鄧

副分任支隊長，並對披沙、普格從前援蔡魯的劉姓各支保族密予聯絡，囑毋干預蔡事，佈署既定，尅日出發，進至馬鞍山一帶駐紮，並且選把年青貌美的姨太太、孟氏夫人携往前線，住在一座三層的碉樓上，憑窗口瞭望四周的山巒環繞，林木陰森，倒是一幅「山市晴嵐」的好畫景。年逾五旬的司令官身旁有秀外慧中的如夫人照料，一榻橫陳，阿芙蓉烟霧彌漫，這種閑情逸致，竟和他以往臨陣指揮的作風大不相同，真令當機要秘書的我未名其妙。」

隨員述說戰鬥經過

記得我問高致和：「那時你在那裏？難道鄧司令就這樣無所事事嗎？」高秘書繼續說，他與一位夷文書記就同司令官住在一室，如需商量公事，鄧便起床坐在靠椅上。要召喚來議事的，或報告軍情的，或來拜訪的，都需經過碉樓四圍崗衛盤查驗證；等到走進第一層和第二層樓，還須經過種種手續——兩層均住滿心腹幹部，這由於他曾被謀刺過若干次，雖均倖免於危，爲了提防，不得不如此嚴加警戒。高秘書跟着敘述說：「司令官就這樣『好整以暇』似地從六月初待到月底。遍馬鞍山、老碾一帶都住滿了漢保部隊，並沒有進攻的跡象，只見他朝朝暮暮派獵兵數組，進山打獵，遍山中偶爾會聽見火藥槍一聲、兩聲，我軍當然會到是在獵取野味，就是蔡保方面也認爲是狼、熊、野豬、猴子等在遭殃，無關戰局。因此他們嚴陣以待的情勢，漸漸鬆懈。殊不知司令官突於三十日午後，飛調第一支隊全部，於

七月一日午六時抵岔河進攻小水井，外派步兵萬德銓連，由岔河後方前進，搜逐倒懸標子之蔡部，佔領其地。第一支隊，進至小水井附近，與蔡部主力交綏半日，卒以倒懸標子已爲我之奇兵得手，犄角既失，小水井勢難孤守，故經我一支隊猛攻，蔡部遂向田家灣、豬圈門潰退。敵之外圍防線小水井既告克復，司令官復派第三支隊佔領陳家坪子。兩支隊互相呼應，逼向蔡之老巢推進。想起來笑我太笨了，他原來是在懈敵，運用了『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兵法』。至於派人打獵，是企圖探察地形，好『出奇制勝』。正面仰攻老巢黑坪子（三板房），係第一、第三兩支隊（團編制）分道而進，均由豬圈門向上進攻；司令官另遣沈、馬兩連由間道繞登黑坪子後面襲擊；他本人親率第二支隊據倒懸標子北部山嶺，相機策應。先是沈、馬兩連，星夜下山，憑其廿餘日來的打獵心得，由明字煙口溝內，向黑坪子後面崇嶺，攀藤附葛而上，隱蔽叢林以待；至拂曉，一、三兩支隊先後攻至豬圈山，蔡部既險死守，迨兩支隊奮勇攻至豬圈門以上，沈、馬兩連突起由黑坪子後出擊；司令官則由倒懸標子用山砲，迫擊砲向蔡部轟打。蔡衆不支，倉皇潰竄，一部份退守碉堡。當時雷雨大作，蔡三老虎乘機突圍，黑坪子遂被我佔領，擒其侄蔡金萬、銀萬。蔡本人亦於不多日復爲披沙劉姓保族擄獲送官法辦。」因此而獲致輝煌戰果，足見鄧秀廷天資稟賦亦不平凡。

德被漢倮勛昭史冊

綜觀鄧氏，自民初辦團參加平倮，以迄民三

十三年病逝於昆寧瀘沾寧屬靖邊司令部駐在地，共卅餘載。鞠躬盡瘁於征倮、治倮、解放被奴役的娃子白倮，拯救被倮擄掠當牛馬使用的漢族奴工，恩威並濟，功在國家，漢倮共仰。故當其死後，我中央軍事委員會仍保持靖邊部原制，以其子鄧德亮襲職。（先總統蔣公巡視西昌時曾與鄧德亮合影見本期第六頁）

民卅九年大陸淪陷，甯屬最後易手。中共恨

該部係中央直隸，始終效忠中華民國政府，且畏鄧秀廷在漢倮民衆方面潛勢力太大，因藉康省主席廖志高（亦昆寧縣人）之手，將鄧秀廷家族團爭清算，筆者當年在甯屬聯立中學任教時的學生呂世鈞，時爲該部參謀長，兼越嵩縣長，亦牽連在內。（編者按：關於鄧秀廷的傳奇事蹟請參閱本誌第三卷六期五十七年六月號王成聖「大凉山恩仇記——莫德惠與鄧秀廷」）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聖嘆評

天下才子必讀書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臺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